

玛丽·奥利弗诗歌中的道家 生命智慧

王巧俐

【提要】美国当代诗人玛丽·奥利弗,在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中,在自然中寻找着生命自由与超越之道。其静观无为的生活态度、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以及死生同一的生命观念,与中国道家生命智慧颇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玛丽·奥利弗 自然 道家生命智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1-0114-06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玛丽·奥利弗,半个多世纪以来默默无闻地写作,像19世纪的狄金森一样与时代小心地保持着距离。几十年来,她一直以一种静观的姿态,不厌其烦地走向森林和大海,她凝视着自然,在自然中冥思,敏锐地把握着自然界最精微深刻的变化,捕捉日常事物背后隐藏的神秘与惊奇,为简单深刻的美所震撼。她并不仅仅是欣赏自然的美好,而是在自然中寻求自由与超越,追问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探索安顿心灵之道。她所谓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将自己“消融”在自然中、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以及她视生死为生命循环互相转换的链条的生命观,都与道家思想有契合之处。本文从静观无为的生活态度、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以及死生同一的生命观念等方面,阐释奥利弗诗歌中的道家生命智慧,勾勒解读奥利弗诗歌的东方视角。

一、静观无为的生活态度

奥利弗提倡在自然中游戏,无所事事,这种闲适无为的生活,就是她追求的理想生活。在《夏日》一诗中,奥利弗这样说:“我只知道如何专注,如何躺进草里,如何跪在草中,如何偷懒并享受幸福,如何在田野闲逛,这是我整天所做的事情。告诉我,我还应

该做什么?难道一切不是最终都死去了?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用你疯狂而宝贵的一生?”^①在这首诗中,奥利弗明确地道出,在疯狂而宝贵的一生中,她所做的只是专注于自然,偷懒、闲逛、无所事事,而这种无所事事的游戏却是最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态度,与道家“游乎至乐”的精神相契合。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庄子在《逍遥游》中说道:“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②

道家提出“心斋”,主张虚静无为的人生哲学,认为虚静乃天地之本,道德之至。做到了“静”,内心就不会被外物所困扰。在奥利弗看来,闲适的生活是安静的,甚至是隐逸的,而这恰好也是她身体力行的。自从1960年代移居普罗温斯顿,住在那个有着许多窗户的房子里,奥利弗就过上了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默默写作。有论者称,19世纪的狄金森是她的近邻。^③奥利弗的生活就像一个隐士,她离群索居,为了坚持写诗,她

①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94. (文中所引诗歌均为作者自译)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页。

③ [美]斯蒂芬·瑞迪勒:《诗人玛丽·奥利弗:一种孤独的行止》,倪志娟译,《诗探索》2010年第1辑。

说自己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一种有趣的职业。

奥利弗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去树林里散步，观察日出时光线的变化，聆听鸟儿的歌声，她说：“我只是这样站在门外，笔记本摊开，我这样开始每一天，然后鹧鸪开始歌唱”。^①她享受独处，“通常我独自步入林中，不跟任何一个朋友一起，因为他们总是说说笑笑，所以不合适。……当我独处时，我就可以隐身。我可以坐在沙丘上，一动不动，就像草一样，狐狸从我身边跑过，也并不注意到我。我能听到最难以察觉的玫瑰的歌声。”^②如果说梭罗是瓦尔登湖的看护者，那么奥利弗就是普罗温斯顿那片自然保护区的巡逻员。在独处时，她内心宁静，不为外物所扰，洞察到自然的奥秘和美。

奥利弗甚至像古代中国的诗人一样，欣赏一种在山中隐居，与大化同眠的境界。在《渴望山的诗人》中，她说：“我想爬上那些古老而苍茫的山中，缓缓地，将我的余生安放于此，眠于松下或者裸身的岩石上。”^③她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说：“不管我在哪里，世界都尾随着我。它给我忙碌的经营。它并不相信我其实不想要这些。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诗人都到那高远的山中，将自己隐入苍茫的雾霭中。”^④“我其实不想要这些”，“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对名利的追逐，欲望的满足，在奥利弗看来，名利和欲望都不是必须的，在《我有一座房子》一诗中她说：“有些时候，我希望我什么都没有，就像青草一样。”^⑤在她看来，人生并不需要忙碌的经营，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她对古代中国诗人隐居山中表达出一种理解和向往。道家认为只有内心虚静，才能洞察“道”，同样地，在奥利弗的诗歌中，她推崇隐逸和静观，以及在静观无为的生活中所悟得的真知灼见。在《我已决定》中，奥利弗这样写道：“我已决定在群山之中为自己找个家，在高山之上，人可以学着在寒冷与寂静中平静地生活。据说在那样的地方，某些启示得以发现。灵魂所企及的那些东西就算不被确切地理解，也会有所察觉。”^⑥奥利弗所谓的“启示”内容不一定与道家的“道”内涵一致，但同样可以理解是某种超验的精神性的真知。

静观的姿态，在奥利弗看来，意味着放下执着的追求，意味着节制欲望，同时在言语行为上，她追求一种沉默空寂之境。《今天》一诗很好地诠释了她的这种追求：

今天，我低低地飞，不说
一句话。
我给欲望的巫术催眠。

.....

我把日子取消。
安静得像一片羽毛。
我几乎没有动，但我真的
飞行了很远的距离。

静。通往圣殿的
一扇门。^⑦

这首诗歌里，奥利弗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飞翔的鸟儿，在这里，内在的虚静，给人启示，能洞察生命的真谛。奥利弗所谓的无所事事，静观无为，其实跟道家一样，是无为之为，只不过道家洞察和体悟的是“道”，而奥利弗所洞察的是神性和生之本质。

二、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

庄子在《齐物论》中讲述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消除了我和蝴蝶的差别，打破了人与物的对立，从而打破了人类主体性，消除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将自我与世界融为一体，而奥利弗的“消融”在自然中，“进入另一个身体”，正与道家的“物化”思想有相通之处。

道家的物化，即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一。物化思想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人与物的二元对立，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被忽视的物的价值上升到与人相当的地位，从而达到万物融合的境界。在奥利弗的作品中，大量的诗歌都是在描述人与自然万物的融合，以及不同生灵的融合，而正是通过这种“消融”在自然中，作者体验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

在奥利弗的诗歌中，与自然万物融合的渴望与努力，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亲疏关系的觉察之上的。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人类从最初的茹毛饮血、与自然相亲的生活到今天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进行掠夺而构建的现代都市生活，人与自然的断裂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利弗

① Mary Oliver, *A Thousand Morning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2, p. 3.

② Mary Oliver, *Swan*. Boston: Beacon. 2010, p. 5.

③ Mary Oliver, *Swan*. Boston: Beacon. 2010, p. 31.

④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Two)*, Boston: Beacon. 2005, p. 86.

⑤ Mary Oliver, *Swan*. Boston: Beacon. 2010, p. 38.

⑥ Mary Oliver, *A Thousand Morning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2, p. 45.

⑦ Mary Oliver, *A Thousand Morning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2, p. 23.

的《家族》一诗中，她用一种略带哀婉的笔调描述了人与自然的亲缘与背离的关系，叙事者呈现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森林中的熊走出洞穴，来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吞食果园里的苹果；一种是屋子里的人，听着莫扎特的音乐，叙述者在这里特意提到“房间里，仍然有一种悲伤与我们同在。”悲伤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叙述者给出了答案：

我们记得那洞穴。
在梦中，我们回到那里，

或者它们来拜访我们。
它们也喜欢音乐。
我们一起吃叶子。

它们是我们的兄弟，
它们属于
我们已经逃离了的家族。^①

在这里，读者看到了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人的世界与熊的世界，而在最后，叙述者道出，“它们是我们的兄弟，它们属于我们已经逃离了的家族。”维基·格雷厄姆说：“对于奥利弗来说，成为另一种物体开始于渴望，一种经常与悲伤交织在一起的渴望”，^②这种对与万物融合的渴望之所以带有悲伤情绪，究其原因，应当是人与自然万物原本相亲，而后逃离了自然，成为孤儿，归家的渴望与归家的困难，让人无法不悲伤。正如《家族》一诗中所提到的一样，听着音乐，房间里却有悲伤。在《春天》中，奥利弗描写冬眠结束的黑熊，它下山来，甚至说：

不管我的生命是其他什么形式，
连同它的诗，
它的音乐，
以及它的玻璃城市，
它也是这耀眼的黑，
它走下山来，
呼吸着，品味着^③

在这里，奥利弗将人与黑熊的生命形式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首诗呈现的不是差异，而是同质。在奥利弗眼里，万物皆可转化。在《这一个世界的诗》中，叙述者描述清早看到的一只白鹭，为白鹭的美所惊奇，而白鹭的美，也终将化为其他：“这一切迟早都将化归万物”，正是这种联系和转化，让白鹭之美化为人自身

之美：“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觉得自己也很美了。”^④在《生涯》中，奥利弗用更直白的口气表明人与自然万物相转化的情形，人放下了对自然的主宰和控制，化为自然的一物：

当我住在黑橡树下，
我觉得我是树叶。
当我住在小妹湖边，
我梦见我是苍鹭掉落岸边的一根羽毛。
我是睡莲，我的根像血管一样纤弱，
我的面庞像星星，
我心中欢乐洋溢。
……
现在，我在此处，以后，我会去彼处。
我会是那朵俯视水面的小小的云，
那朵踟蹰的云，它抬起洁白的腿，
像一只小羊羔。^⑤

在万物融合成为可能的前提下，放下自我，进入万物，在奥利弗的诗歌里成为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融合，通过身体以及感官体验来实现：

赶紧
进入黑色的花瓣，
进入火，
进入时间粉碎的夜晚
进入另一个身体。^⑥

在《鱼》中，奥利弗通过吃这个行为，建立了人和鱼的联系，抹除了人和鱼的界限：

现在，海

①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215.

② [美] 维基·格雷厄姆：《“进入另一个身体”：玛丽·奥利弗和成为他者的诗学》，倪志娟译，《朔方》2013年第2期。

③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71.

④ Mary Oliver, *A Thousand Morning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2, p. 15.

⑤ 同上书，第71页。

⑥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162.

在我身体里：我是鱼，鱼
在我里面闪闪发光；我们
正在上升，紧紧缠绕着，将要
掉回海中。^①

通过吃这个行为，她变成了鱼，鱼和她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她和鱼能再次回归海中。

物我两忘，消除界限，也意味着，去除人类特有的
理性思辨，放下思考，像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一样，天
然地徜徉于天地间。

在《夏末，玫瑰》中，叙述者在提出一连串无解的
问题之后说：

我宁愿做一只狐狸，或者一棵
浑身招摇着枝叶的树。
我不在乎当一朵玫瑰，
长在开满了玫瑰的田野里。

它们没有感到过恐惧，也不怀有野心。
它们也没有想过理智这个东西。

它们不问它们必须做多久玫瑰，之后又是
什么。

也不问其他傻问题。^②

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没有理智，没有思考和质
疑，它们只是顺应天性，该开花时开花，它们不思考来
生，也不思考其他问题。

在奥利弗的诗歌中，叙述者不断地化身为自然界的
生灵，与其他生灵同呼吸，亦或，“把自己消融于这个
温柔的世界”，就像“一枚针，坠入光的海洋。”^③ 在
“消融”中，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然而她感到的却是
无与伦比的幸福。这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是与自然万
物。合而为一的幸福，是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去除了所
有界限之后的万物与我同一的幸福。

三、死生同一的生命观念

道家认为，万物与人的关系是“天地与我并生，万
物与我为一”，人之生命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④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终结，生死是一体的存在，所谓“万
物一府，死生同状”，^⑤ 死生同一。在道家，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万物运行的根本原则，生
命不过是大道的一种寄寓。生死自然，生死必然。对
此，人应该顺势而为。在奥利弗书写死亡的诗歌里，我
们可以看到以上道家智慧的闪光。

在《当死亡来临》中，奥利弗形象地描述了死亡的
突然和必然，在死亡面前，无人可逃脱。死亡来临时，
就像“秋天里饥饿的熊”，像“出麻疹”，像肩胛骨中的
冰山，死亡不可避免，而且死亡来临之时不可预料，死
亡的力量无人可挡。对此，诗人的态度是坦然面对，随
之而来的，是对生的把握：

因此我把世间万物
视作兄弟，视作姊妹，
我把时间仅仅看成一个念头，
并把永恒当成另外一种可能，

我把每一个生命看成一朵花，如同
田野里的雏菊，一样平凡，一样独特，

每一个名字都是唇间一段愉悦的音乐，
如同所有的音乐一样，归于沉寂，

每一个身体都是一头勇猛之狮，尘世的
珍贵之物。

正是这样一种珍视生之万物的态度，让诗人在面临
死亡时能随遇而安：

当生命终了，我不想疑惑
是否，我已将我的生命打造得独特，而真实。
我不想看到自己叹气、恐惧，
或者充满质疑。^⑥

生与死相依相随，随遇而安的生死态度，在《黑水
林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诗歌的前半部分写生之光芒，
树木变成“光的廊柱”，散发出浓郁的“肉桂芬芳”，香
蒲“生机勃勃”，然而在最富有生机的时刻，作者依然
看到了死：

①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165.

②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96.

③ Mary Oliver. *Why I Wake Early*. Boston: Beacon. 2004, p. 58.

④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⑤ 同上书，第298页。

⑥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p. 10-11.

每一年，
我今生所学到的
每一件事，

都会把我带回这里：火
以及黑暗的死亡之河。^①

生的“火”与死之“河”并存，对此，诗人的态度是，把握生，坦然面对死：

活在这个世上，

你必须能做到
三件事情。
爱那必死之物；
抓紧它

紧贴你的身骨，你知道
那是你此生的依靠；
然后，到了该放手的时候，
放手。^②

生是可以把握的，而死是不可战胜的，诗人并没有提出要战胜死亡，而是顺应自然，因为死亡本来就是生命链条上的一环。生与死相互依存，生可以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在《秃鹫》一诗中，诗人表达了这种生死相互转换的观念。每天，秃鹫像深黑的巨型蝴蝶一样，搜寻着大地上的尸体，“然后吞食让它消失，把它变为神奇：复活。”^③在这里，秃鹫吞食死去的动物的行为，被诗人看成一种特别的行为，因为它展示了大地上生死的轮回。生命结束、腐朽，并被吞噬，秃鹫加速了死转化为生的过程。死亡也喂养了秃鹫，从某种意义上讲，死亡转化成了生。这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对此，诗人说，我们“敬畏它们”。^④

生与死可以互相转换，一个生命死亡的地方，恰恰是其他生命萌发的地方。在《白色的花朵》中，诗歌的前半部分描述叙述者躺在田野里思考死亡，在睡梦中觉得自己仿佛睡在一个宽大的房间里，房间里开满了白色的花。而当她醒来时，惊讶地发现那些白色的花朵一夜之间盛开，覆盖了她的全身。白色，在奥利弗的诗歌里，往往是死亡的颜色，当白鹭捕食水中的鱼时，她说，“通往死亡的白色之门？”当雪地里的猫头鹰捕猎地上奔跑的小生灵时，她说：“也许，死亡并非黑暗，而是如此强烈的光”。奥利弗赋予死亡一种纯粹、透明的特质。不仅如此，白色、光、纯净，这些特质，既被她

用来形容生命的旺盛，也形容死亡的独特。在《白色的花朵》中，诗人为那股旺盛的力量惊叹，一夜之间的花开，让她感到震惊：

在我的生命里，我从未体味过如此的奢华
或者，如此的虚浮，
或者，如此华丽的空茫。
在我的生命里，
我从未感到过自己是如此的接近
那条通透的界线。
我的肉身在此消亡，
而根须、茎干和花朵却在此
萌发。^⑤

人的肉身消失之处，恰可为其他生命提供营养供其生长，这是自然界中有机体的生命形式的互相转化。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为生而喜悦，也应当为死而安宁。死，在奥利弗那里，并不是对生命的最大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利弗的诗歌中，她用同一种意象来同时形容生和死。

在奥利弗的诗歌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词汇：光、火。她用光和火来表达生。充满生机的树林可以变成“光的廊柱”，黄昏中的罌粟发出“橙色的火光”，这光和火，是生命之光，所以，诗人说：

那光，
是对欢乐的一种
邀约，
而那欢乐，

当它恰如其分时，
是一种神圣，
清晰可触，并带来救赎。^⑥

对于生之欢乐，奥利弗这样描述：

在明媚的田野里，

①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177.

② 同上书，第 178 页。

③ Mary Oliver, *New and Selected Poems (Volume 1)*. Boston: Beacon. 1992, p. 155.

④ 同上书，第 155 页。

⑤ 同上书，第 58~59 页。

⑥ 同上书，第 39 页。

那粗糙而又柔软的金子轻触我身，
我一次次涤荡在
尘世欢乐的河流中。^①

在《穿行于田野的白猫头鹰》中，诗人这样描述猫头鹰从天而降的样子：

它从寒冷彻骨的天空
降临，闪着
炽烈的光，
仿佛天使，
抑或，长出双翼的佛陀。^②

白猫头鹰被描述成天使、佛陀的样子，猫头鹰的出现意味着雪地上奔跑的小生灵的死亡，而小动物的死亡，让诗人联想到所有生命的死亡，但这死亡并不是黑暗可怕的，当死亡来临时，它也许就像猫头鹰柔软的羽毛，我们并不去抗争，只是心甘情愿地闭上眼睛。

也许，死亡并非
黑暗，而是
如此强烈的光，
它跟羽毛一样柔软——
将我们轻轻包裹，
刹那间，我们再也不想去，
再也不想，我们无比惊奇地
合上双眼，让它带走我们，

仿佛穿过透明的云母，
抵达纯净无暇，没有一丝阴影的
河流——
那里只有光——灼热的、搏动的光——
在那里，我们全部的身心，
被一遍遍地涤荡。^③

在这里，抵达死亡，也就是抵达纯粹的光的河流，这光的河流多像之前在《罌粟》中出现的光的河流，只是《罌粟》中，光的河流是尘世的生之欢乐，而这里的光的河流，是死亡的解脱。无论是在哪一种光的河流中，作者都用到了“涤荡”这样的字眼。涤荡，意味着沉浸其中，融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之欢乐，死之安宁，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区别。

作为一个默默写作的诗人，奥利弗几十年来对自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她像梭罗一样徜徉在自然中，将自己“消融”在自然中，体验与万物合而为一的无与伦比的幸福。在几十年与自然相亲的生活中，她一次次用清新的笔调献上对自然的敬畏和礼赞，将自然视作独立于人的创造和文化之外的具有自身价值的事物，她用优雅细腻的笔触呈现了自然之美、万物之美，以及融入天地的渴望。她所宣扬的无所事事的幸福生活，以及静观万物的姿态和通达的生死观，也都与道家的生命智慧相一致。在这个充满了浮躁和竞争的社会中，如何安顿内心，是人类必须学习的功课。而奥利弗在这方面的努力，让她的诗歌具有一种疗愈功能，她所提倡的走进自然，消融在万物中，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也难怪纽约时报书评称奥利弗为“远离尘嚣的美国畅销诗人”。

本文作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讲师

责任编辑：马光

The Taoist Wisdom of Life in the Poems of Mary Oliver

Wang Qiaoli

Abstract: Mary Oliver,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 has been writing for half a century and searching in the nature for the way toward inner freedom and transcendence. Her ideas of an idle life, the state of losing oneself in the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agree with the Taoist wisdom of life and nature.

Keywords: Mary Oliver; nature; Taoist Wisdom of Life